

南疆擒谍

王岭群



图书馆

南夏擒谍

王 岭 群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我国东南沿海山区军民并肩携手破获敌特窃取我陆、海、空三军合练演习情报的反特小说。

七十年代初，我陆、海、空三军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和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作准备，在东南沿海一带青峰山区举行合练演习。敌特机关获得这一情报后，从他们的大本营派出了其特工王冠上的明珠——白鹤，潜入我演习地区，并起用了在此地区潜伏多年的战略特务——“山猫”和“蜈蚣”，用现代化的窃听设备，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妄图窃取我三军合练演习的全部情报。为此，我三军合练演习指挥部抽调政工和侦察人员，在地方公安机关和青峰山党支部协助下，通过调查研究，巧妙侦察，识破了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终于战胜了敌人，保证了三军合练演习的胜利进行。

小说通过曲折复杂的情节，紧张、激烈的斗争，塑造了我方侦察人员康羽、陈明、区小华，以及地方大队党支部书记仲奶奶、治保主任关阿涛、下乡知青康玲等人物的光辉形象；描写了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山区的风土民情和美丽如画的湖光山色，从而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谱写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光辉诗章。

小说语言朴实、形象、生动、清新。

南 疆 擒 谍

王 岭 群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 $\frac{1}{8}$ 印张 237 千字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统一书号10105·205 定价0.72元

目 次

楔 子	(1)
一 海上打渔船	(9)
二 小镇修表店	(20)
三 特别会议	(41)
四 巡线路上	(57)
五 山村怪现象	(74)
六 不寻常的蛤蟆叫声	(97)
七 在仲家小院里	(110)
八 风筝的风波	(131)
九 喜鹊湖畔	(144)
十 刁马岭上	(160)
十一 菊花盆的秘密	(186)
十二 小楼诡计	(205)
十三 剖析敌情	(220)
十四 再巡“77号”线	(236)
十五 审情度势	(256)
十六 密捕黄利	(274)
十七 图穷匕首现	(293)
十八 险径搏斗	(313)
十九 张网以待	(325)
二十 白鹤落网	(350)
尾 声	(378)

楔 子

巍峨雄壮的青峰山，蜿蜒起伏，向东南延伸，在与祖国的南海相接处，它突然耸起了数道峰峦，构成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天然屏障，拱卫着大陆，不受海风巨浪的侵袭。

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象一条长长的带子，从山脚绕过山腰，缠向山顶。在这条盘山公路上，正有一道绿色的人流移动着。

这是一支解放军的野营部队，在向青峰山区挺进。队伍的前面，几辆摩托车在风掣电闪般地奔驰，扬起了一阵烟尘。

摩托车荡起的烟尘还没消尽，装满各种物资的大卡车，一辆挨着一辆，吼叫着赶了上来。这些卡车，都用绿色的帆布遮得严严实实，驾驶室门上的牌号和后面车厢板上的牌号，也都被临时涂掉了。

装运物资的大卡车刚刚驶过，拖炮的车队又跟了上来。穿着炮衣的榴弹炮、迫击炮、高射炮、加农炮上插满了树枝，伪装得严严实实。拖炮车上，头戴伪装帽的战士，有的在望着群山交谈，有的在用纱布擦那闪光发亮的炮弹。

炮车后面，缓缓行驶着两辆北京牌越野吉普车，车上插

着一面鲜艳的小红旗。这显然是指挥的标记。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双鬓银霜的军人，指着远处的山峦在悄声谈话。紧紧跟着指挥车的是一辆插红旗的三轮摩托车和一辆两轮摩托车。

在指挥车的后面是一辆装有车楼蒙着伪装网的卡车。卡车上高高的天线随着车轮的飞驰有节奏地来回摇摆着；车里面不时传出“嘀嘀嗒嗒”的敲击电键的声音。这是通讯分队的电台车，它在行军中担负着对上对下的通讯联络的艰巨任务。电台车的后面，尾随的是一辆二轮摩托车。在一阵“嘀嘀嗒嗒”的叫声停止后，头戴耳机的报务员从窗口伸出头来，向后面招了招手。摩托车上的战士便立即把车开到电台车窗口前，从报务员手上接过电报，飞速送到机要员那里。机要员迅速译出电文，送到插小红旗的指挥车里。

各种车辆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驶进山后，公路上暂时安静下来。

这种安静没有延续多久，在一个山谷的转弯处，浩浩荡荡的步兵大军又开了过来。

队伍沿着公路，按战斗序列在急速地行进着。连队与连队之间，保持着象用尺子量过似的相等的距离。

几匹战马，撒开四蹄，在行军队伍的旁边奔驰着。这是骑兵通讯员正在向各个分队传达各级首长的口头命令。偶尔，不知哪匹战马突然前蹄立起，发出一两声高昂的嘶鸣，在这重重叠叠的山谷中，传来了巨大的迴响。

正当这时，一个年轻的司号员，走出行军队列，取出金

黄色的军号，朝着队伍后面吹了起来。这调人的号谱，随着铜管发出的激越的音响，传到了远方。后面，一个背同样军号的司号员，立刻向一个小分队的首长报告了调动队伍的命令。小分队立即跑步，向前面插去。

公路上，虽然行进着千军万马，但仿佛各有各的轨道，一切都是那样的整齐、有秩序。

这是我陆、海、空三军在祖国南疆，举行的一次三军合练演习，这支部队正按照上级的命令，全速向预定地点青峰山区集合。

翻过一道山岭，在公路形成一个“之”字形的拐弯处，几个年轻的宣传队员正在搞鼓动宣传。什么“连长和指导员争挑行军锅发生了小矛盾啦”，什么“老班长双肩扛了两门六〇炮啦”，什么“大老王行军中苦练三五枪”啦，等等。这些各种各样刚从连队收集上来的新闻，通过宣传队员的艺术加工，转眼间就变成了激励人们的快板、唱词、曲艺，再经过他们的精彩表演，驱散了长途行军的疲劳，变成了前进的力量，鼓舞着人们的斗志。虽然是在深山丛林中，却使战士们享受到了在灯火辉煌的剧场里也难以享受的独特的艺术。

这时，一支背着电话线、电话机和小型半导体电台的师直属通讯营来到了拐弯处。高高个头的通讯营营长康羽望着精神焕发的宣传队员，立刻走出队列，大声问：“同志们！宣传队的同志给我们加油了，我们也来唱个歌好不好？”

“好！”一声炸雷似的回答在队伍中响起。

康羽面带微笑，举起右手，用力一挥，起了个头。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随着康羽那右臂有力的节拍，雄壮高亢的《解放军进行曲》便响彻在这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

突然，一匹枣红色的战马向通讯营飞驰而来。战马急驰到康羽身旁，年轻的骑手猛然一拖马缰，那匹枣红色战马后蹄挺立，前蹄腾空而起，直直地立了起来。康羽一个箭步向前，伸手抓住马缰，那马把头一摆，陡然前蹄落地，年轻的骑手趁势一个翻身下了马鞍，向康羽举手敬礼，清晰地说：

“报告营长！紧急通知，命令你到师部开会！”

“师部现在在哪里？”

“在离你们通讯营驻地南岭镇十里的汀阳县城内。”

“什么事情？”

“请你看通知。”

年轻的骑手从文件袋里掏出一份通知，递给了康羽。康羽接过通知，在通讯员的机要通知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年轻骑手一个立正，举手敬礼，便飞身上马急驰而去。

康羽拆开那个密封信封，取出通知，只见上面写着：

“有敌情。速到师保卫科开会。”

康羽看完了这个简短的通知，把它装进口袋，抬起头来，望着年轻骑手远去的马蹄腾起的烟尘，仿佛听到了集合号，满脸的笑意一下子都钻进额头上那几道深深的皱纹里去了；两道黑而密的剑眉开始向当中收拢；鬓角边一条不太显眼的

伤疤，剧烈地跳动了几下；棱角分明的嘴巴也闭了起来。他马上意识到：这里指的“有敌情”，不是在这次搞三军合练中，为了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司令部假拟的敌情。如果是这样，那要到司令部的作训科或通讯科去开会。而今天通知到政治部的保卫科开会，就足以证明这个敌情是真正的敌情。

这时，几架喷气式战斗机穿云破雾，带着巨大的轰响从山顶掠过，在湛蓝的碧空里留下几道长长的白烟。

康羽举目向山上望去，部队象一股绿色的洪流，正浩浩荡荡伸向山巅。大自然用它特有的艺术，把深秋的群山装点得绚丽多姿，气象万千。漫山的枫叶，已由暗紫色变成一片深红。在青翠欲滴的竹林掩映之下，棵棵红枫恰似一束束熊熊燃烧的火把，在碧绿的竹海中举了起来。望着这秋色烂漫的群山和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康羽心里默默地想着：我们这次搞三军合练，是以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敌人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为背景的。通过这次演习，要着重研究三军协同作战的有关战略和战术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科目，就是要研究在今后解放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战斗中三军怎样配合的有关问题。这次参加演习的单位多，兵种复杂；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都要在这次演习中得到验证。当然，演习中必然涉及到一些复杂的尖端的技术问题。

远处，坦克和自动火炮的轰鸣声有节奏地传来。康羽的脑海里，也随着这有节奏的轰鸣翻腾起来。他仔细地品味着通知中“有敌情”三个字，心里默默地想着：是啊，我们这

次大规模的演习，必然会引起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密切注意；特别是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必然会不惜一切手段，来窃取我们这次演习的情报。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需引起高度的警惕。所谓的敌情，难道是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吗？

康羽作着各种各样的假想和判断，考虑着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周围的歌声和竹板声，仿佛一下子一点也听不到了。他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预想到，也许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将要开始了。

他想到这里，猛地抬起头来，迈开大步往前赶去。

这时部队已经翻过了这道“之”字形的陡坡，正向山顶急驰。

康羽追上自己的队伍，走到一个身背电话机的小战士面前，边走边说：

“区小华，我马上要到师部开会。你和小李子到目的地后，要立即和军分区机务站密切配合，迅速开好总机，马上沟通联络，把演习前的准备工作做完。”

“营长放心。”区小华望着康羽说，“我们一到目的地，马上就找打前站的同志，先找到总机室的位置，然后就跟机务站联系，很快就沟通联络。”

“这次演习，对通讯保密工作要求很严。要记住：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不但要分秒必争，而且一切都要符合实战要求。要力争部队一到，电话就通。”

“是，请营长放心，我们保险。”区小华笑了。

“保险？”康羽看着这位年轻战士可爱的笑脸，象是囁

咐，又象是不放心地说：“你可当心，我开会回来，是要严格检查的。”

“我保险你查不出漏洞！”区小华爽朗地笑了。

康羽微笑着，亲切地拍着区小华的肩头，说：“哈哈！小家伙，一开口就是‘保险’，‘保险’，当心到时候砸了你的保险系数。”说着，他爱抚地将区小华身上背的通讯器材掐了掐，好象又想起了什么，说：“嗯，对了，昨天宿营时，我听说你那个宝贝闹钟出了毛病，是怎么回事？”

“卸总机时，不小心碰了一家伙，不走了，毛病可能不大，只是还没顾上修。”区小华没想到营长会这么心细，就连他这个小闹钟出了这么点毛病，也了解得这么清清楚楚，一种敬佩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

“嗯，到驻地后修一修，下次抬总机时，可得要当心喽！”康羽两眼打量着区小华，笑了笑，又十分认真地说，

“我听小李子讲，你这闹钟还是有一段来历的，也帮了你不少忙，你每次值班时都少不了它，有这么回事吗？”

“你听他小广播，出洋相。”小华笑了。

“好吧，不说这个了。你到驻地把它抓紧修一修，不要误事。”康羽说罢，扭转身向前急急地走去。当他赶到通讯营的前边，向一辆三轮摩托招了招手，说一声“到汀阳县城里师政治部保卫科”，便跨上三轮摩托车的边斗，飞速向师部驻地汀阳县城驶去。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仍然在行军队伍中回荡着。区小华昂首挺胸，眼望前方，敞开喉咙，大声歌唱着，仿佛要把胸中的激情，对着这雄伟壮观的群山，一起倾吐出来似的。

炮车、坦克车的阵阵轰鸣在山谷里震荡着，和远处拖拉机在田野里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曲美妙的耕战交响乐章。这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使雄伟壮丽的青峰山沸腾了。铁流滚滚入青峰，青峰山哪，举起双臂迎亲人。

行军队伍刚刚翻过山顶，青峰山脚下的群众象潮水般地涌来，在公路两旁，筑起了两道弯弯曲曲的人的长城。挎篮子的老太太，扛着各种各样竹条编成的小篮的大嫂子，掂着挎包、童音未退的小学生，把一把把的栗子，花生，山核桃，一个劲地往战士们挎包里塞。一个老奶奶把几个染了红皮的鸡蛋塞进了区小华的口袋。区小华推让着，争执着。一个扎羊角小辫的姑娘，趁势往他挎包里装了一把山核桃。

路两旁，摆设的各式各样的桌子上面放着成碗成碗冒着热气的山茶水。孩子们端着茶碗，一脸喜气，跟在战士身边，热情地叫嚷着：“叔叔，喝一碗吧！”

一霎时，绿色的人流和穿杂色衣服的人流，汇合在一起。山脚下，顿时欢声雷动，笑语飞腾……

一 海上打渔船

深夜。堆堆乌云，在天空翻滚。一忽儿，几缕月光从云隙里透出来，象给漆黑的夜幕上，抹了几道灰白颜色。这时，天和海好似连在一起，海浪涌起，使人觉得，天和海在一块儿滚动着。

波涛汹涌的海浪，冲击着伸向岸边耸立的岩石，发出惊天动地的轰响，溅起团团浪花。一浪过后，紧接着又是一浪。巨大的轰响声，象天空滚响的炸雷，“轰隆隆！轰隆隆！”一直响个不停。

就在这漆黑的深夜里，在离祖国东南海域不远的公海上，一只机帆船，随着海浪颠簸漂荡着。透过迷朦的月光，可以看到船帮上用白漆写着“渔——336”的字样。船头上，坐着一个渔民打扮的人，抱着双膝，在那打盹。船舱内，横七竖八地躺着七八个渔民打扮的人。他们有的已经睡着，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梦呓；有的在翻来复去的折腾着，看来心里烦躁得睡不下去了。一个仰脸躺在角落里的家伙，在拚命地抽烟。随着一闪一闪的亮光，映出一张干瘦的脸和两只绝望恐怖的眼睛。靠船帮的地方，铺着一条军用毛毯。毛毯上，斜

卧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焦躁地翻了翻身，两只眼睛不停地看着手腕上夜光表那闪着磷光的指针；随着那鬼火似的磷光闪动，那双夜猫子似的眼睛里，闪现出凶恶、焦急、忧虑而又空虚的蓝光。

靠他旁边，放着一台美式无线电收发报机。一个头戴耳机的瘦子，一只手不停地扭着收发报机上的旋钮，一只手里夹着一只快要烧着指头的纸烟；两只眼睛死盯住收发报机上的指示灯，焦急地在收听。

船舱内，几个睡不着的，干脆爬了起来。一个短粗黑胖的家伙，伸手扭开发出绿色光亮的电灯。另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扑克牌。他们便立刻围在一起玩了起来。斜卧在军毯上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烦躁地翻过身来，想阻止他们这种行动。但是，借着这绿幽幽的灯光，他看见了一张张死灰色的面孔上，流露出惊恐绝望的神色，接着便长出了一口气，把张开的嘴巴闭上了。几天前的情景，又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

夜，已经很深了。他被叫到上司的办公室。惨淡的灯光，照着这间半西半中式的房子里的一切。一张蒙着白色罩布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他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西装，头顶几乎全秃了。他小心翼翼地站在这个秃顶上司面前。秃顶老头子，把架在微微有点发红的鼻子上的金边眼镜推了推，欠了欠身子，示意他坐下。他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坐在旁边的一个椅子上，等待着他的指示。

秃顶老头子翻了翻由于肌肉松弛而垂下来的眼皮，打量

了一下对方，说：

“米鹿，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不知道。”他欠了欠身子，小心地回答。

“你为自由祖国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啊，……”他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大陆上，最近要搞一次什么三军合练演习，代号为‘红卫二号’。他们这次演习，是有背景的。”秃顶老头子稍稍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这次演习，就是他们所谓‘解放台湾’的预演，这直接威胁着自由祖国的安全。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这次演习的情报。”

“我？……”他睁着一双夜猫子似的眼睛问。

“嗯，不！”秃顶老头子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慢腾腾地说，“为此事大本营拟定了一个‘秋蛙二号’计划；启用了当年潜伏在那里的‘山猫’和‘蜈蚣’；同时，派出我特工王冠上的明珠白鹤小姐去大陆作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指挥。”

“啊……”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你的任务是，带一只打渔船，到公海上收听和录制大陆上发来的讯号，一切听白小姐指挥，随时准备支援她。”

……

满脸横肉的家伙，想到这里，翻了个身，自言自语地小声嘀咕道：“支援，支援，怎么个支援法！真是他妈的要命的差使。”说到这里，他又想到了过去派遣人进入大陆的情况。这些年来，派遣了多少人啊！可是，哪一次不是只有去的路，没有回来的路？派遣！谈何容易。这并不是被派遣的

人员无能，主要是他们长时间困在孤岛上，与世隔绝，并不真正了解大陆上的情况，也无法理解大陆上人们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生活规律，不能适应大陆上的环境。这自然要出岔子了。这次，被派遣的白小姐是大本营打出的一张王牌，又是个出入过大陆的人，也许前途会比他们好些……

船舱内，一阵叫骂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几个打牌的家伙，不知道为什么事闹了起来。

“他妈的，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地方，你小子还欺负人！”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老子都要欺负你！你就是铁匠铺里的家什，生成的挨锤的货！”

“你小子欺负人坏良心，叫你挨共产党的枪子！”

“你小子再敢吱一声，老子先叫你吃枪子！”

“你要说了不算话，是婊子生母狗养的！”

这刺耳的叫骂和动手动脚的声响，使他非常恼火。他突然折身坐起来，怒骂道：

“都他妈的活得不耐烦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知道鳖翻潭一样混闹，叫共产党轰你们两炮，都到水晶宫里喂王八去！”

这顿臭骂，立即生效，船舱内竟然安静了下来。打牌的不打了，哼小曲的不哼了，都东歪西倒地躺了下来。

海浪拍打着写有“渔—336”的船帮，浪花飞溅到舱板上。那个蜷缩在舱板上瞭望的家伙的衣服被打湿了。他睁开一双

苦涩酸疼的眼睛，打了个寒颤。夜风，掀动着 he 乱蓬蓬的头发，他挪动一下身子，又象守门貂一样蹲了下来。

船，象一片枯叶，在茫茫的大海里一上一下的漂浮着。船的周围，漂浮着被扔掉的香烟盒子、空酒瓶子、空罐头盒子，逗得成群的游鱼在后面追逐着，跳跃着。但是，很快地这些东西就沉到海里，只有那泡得发白的压缩饼干，成了鱼儿争夺的目标。

“滴滴滴滴，嗒嗒嗒”船舱内收发报机传出了无线电报的讯号声。那头戴耳机的家伙，听到这突然间出现的讯号，赶忙用一只手捂住耳机，另一只手用铅笔迅速地抄了下来。

“大陆消息！”戴耳机的家伙一收抄完，就尖着嗓子叫了一声。

“什么，什么？”满脸横肉的家伙听到这声叫喊，一轱辘爬起来，瞪起两只闪着蓝光的夜猫子似的眼睛，惊恐而又焦急地问：“你说什么？”

“白小姐来电！”戴耳机的家伙用手一挥电报纸说。

那些横七竖八躺着的家伙们，闻声也都一个个爬起来，竖起了耳朵。

满脸横肉的家伙一把抢过电报纸，打开电筒，两只闪着蓝光的夜猫子似的眼死盯在电报纸上。几个坐在他旁边的家伙，也一齐伸长了脖子，想看看这封电报究竟是喜帖子还是丧帖子。

满脸横肉的家伙看完电报，脸上的横肉抖动几下，出现了异常兴奋的神色。他扫一眼船舱内一个个伸长脖子竖起耳